

包豪斯团队：六位现代主义大师



[包豪斯团队：六位现代主义大师_下载链接1](#)

著者:[美] 尼古拉斯·福克斯·韦伯（Nicholas Fox Weber） 著，郑炘，徐晓燕，沈颖译

[包豪斯团队：六位现代主义大师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为什么要逼我评价？ ??????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为了大师而买的，但是到手都舍不得打开书外边的那层膜了，这是这次买书十几本唯一没有被碰伤的一本了！

本来以为会重点介绍包豪斯设计风格的书，大致看了一下内容，发现就是六大师传记

书很好 物流也快 只是发票开的很慢

非常好，值得拥有非常好，值得拥有非常好，值得拥有非常好，值得拥有非常好，值得拥有非常好，值得拥有非常好，值得拥有非常好，值得拥有非常好，值得拥有非常好，值得拥有非常好，值得拥有

这是一本新翻译的书，内容很写实，翻译的也不错，译者文字功底很强，读起来一点也不晦涩，适合学习现代设计的朋友阅读。这里有包豪斯的缔造者，有抽象绘画先锋艺术家等等。那是1972年的秋天，我和安妮·阿尔贝斯（Anni Albers）驾车沿着威尔伯高速公路，从我家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Hartford, Connecticut)的印刷公司返回她和约瑟夫·阿尔贝斯(Josef Albers)在奥兰治市(Orange) 纽黑文(New Haven)郊区的家。阿尔贝斯夫妇——安妮74岁，约瑟夫85岁——是包豪斯成员中仍然在世的最后两位。我在两年前经人介绍与他们两位结识，这会儿我正在为一个限量版的印刷作品同安妮一起工作，在这个作品上,她创造性地运用了通常用在平版印刷而非抽象艺术上的照相版印刷技术。安妮和我乘着我的二座两厢车，这是一款名爵B-GT，阿尔贝斯夫妇称赞它是包豪斯的功能完善理念及无冗余空间理念的范例。“比起坏的艺术，我们更喜欢好的机器”，约瑟夫曾这样说过。然而，那天下午的倾盆大雨滂沱不止，安妮变得焦躁起来。“请把车开到桥底下，靠边停下来，等这场大雨消停些。”她用她那夹杂着德语口音的英语请求道，那克制的礼貌难掩她内心的绝望，“在三十年代我们乘朋友的福特A型车去墨西哥，我们也经常不得不因为暴风雨而靠边停车，”她补充说，表明她并不是在批评我的车技。当我停下车来，雨帘在挡风玻璃上愈加密集，前方什么也看不见了。在这个当年由工作改进组织（WPA ,即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修建的美丽石雕道路桥下，安妮如释重负，随即闭上眼睛。她是位冒险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她引诱阿尔贝斯坐了五个星期的香蕉船从德绍（Dessau）的包豪斯到特内里费岛（Tenerife）；在五十年代他们前往马丘比丘（Machu Picchu）——然而她也长期焦虑，她将它归因于1939年的那段时间，那时她不得不设法

把她的一大家子人弄出纳粹德国;她父母的那艘船停靠在墨西哥的委拉克鲁兹(Veracruz),在安妮越来越绝望的双亲终于设法上岸之前,她和约瑟夫不得不急匆匆地一个接一个地贿赂那些官员。当时我24岁,正吮吸雨露琼浆般地体会着安妮的生活经历,仿佛那就是我的亲身经历。同时,我还着迷于她和阿尔贝斯对艺术所做的巨大奉献,以及使他们能够抵御住任何诱惑的工作方式。现在,在桥下的跑车里,这个曾经是包豪斯纺织作坊主任的女人,由于她在指导自己新近作品的印刷工作方面尽心竭力,也由于她亲自在那里仔细检查和调试设备从而加强了灰色油墨的阶调,让我确信我们旅程的挑战是值得的。我关掉了发动机。安妮转向我,微笑着说:“你应该得到奖励!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听到关于保罗·克利(Paul Klee)的事。”

自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我的问题就总是围绕着克利、康定斯基(Kandinsky)或者他们的其他同事,不论她和约瑟夫提及与否。然而,夫妇俩是那么专注于手头上的工作而无暇怀旧于往事,我只能得到一些匆匆忙忙的回答。终于,安妮说:“我要告诉你一些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事,关于克利的五十大寿的。”

那是1972年的秋天,我和安妮·阿尔贝斯(Anni Albers)驾车沿着威尔伯高速公路,从我家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Hartford, Connecticut)的印刷公司返回她和约瑟夫·阿尔贝斯(Josef Albers)在奥兰治市(Orange)纽黑文(New Haven)郊区的家。阿尔贝斯夫妇——安妮74岁,约瑟夫85岁——是包豪斯成员中仍然在世的最后两位。我在两年前经人介绍与他们两位结识,这会儿我正在为一个限量版的印刷作品同安妮一起工作,在这个作品上,她创造性地运用了通常用在平版印刷而非抽象艺术上的照相版印刷技术。

安妮和我乘着我的二座两厢车,这是一款名爵B-GT,阿尔贝斯夫妇称赞它是包豪斯的功能完善理念及无冗余空间理念的范例。“比起坏的艺术,我们更喜欢好的机器”,约瑟夫曾这样说过。然而,那天下午的倾盆大雨滂沱不止,安妮变得焦躁起来。“请把车开到桥底下,靠边停下来,等这场大雨消停些。”她用她那夹杂着德语口音的英语请求道,那克制的礼貌难掩她内心的绝望,“在三十年代我们乘朋友的福特A型车去墨西哥,我们也经常不得不因为暴风雨而靠边停车,”她补充说,表明她并不是在批评我的车技。

当我停下车来,雨帘在挡风玻璃上愈加密集,前方什么也看不见了。在这个当年由工作改进组织(WPA,即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修建的美丽石雕道路桥下,安妮如释重负,随即闭上眼睛。她是位冒险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她引诱阿尔贝斯坐了五个星期的香蕉船从德绍(Dessau)的包豪斯到特内里费岛(Tenerife);在五十年代他们前往马丘比丘(Machu Picchu)——然而她也长期焦虑,将它归因于1939年的那段时间,那时她不得不设法把她的一大家子人弄出纳粹德国;她父母的那艘船停靠在墨西哥的委拉克鲁兹(Veracruz),

在安妮越来越绝望的双亲终于设法上岸之前,她和约瑟夫不得不急匆匆地一个接一个地贿赂那些官员。当时我24岁,正吮吸雨露琼浆般地体会着安妮的生活经历,仿佛那就是我的亲身经历。同时,我还着迷于她和阿尔贝斯对艺术所做的巨大奉献,以及使他们能够抵御住任何诱惑的工作方式。现在,在桥下的跑车里,这个曾经是包豪斯纺织作坊主任的女人,由于她在指导自己新近作品的印刷工作方面尽心竭力,也由于她亲自在那里仔细检查和调试设备从而加强了灰色油墨的阶调,让我确信我们旅程的挑战是值得的。我关掉了发动机。安妮转向我,微笑着说:“你应该得到奖励!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听到关于保罗·克利(Paul Klee)的事。”

自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我的问题就总是围绕着克利、康定斯基(Kandinsky)或者他们的其他同事,不论她和约瑟夫提及与否。然而,夫妇俩是那么专注于手头上的工作而无暇怀旧于往事,我只能得到一些匆匆忙忙的回答。终于,安妮说:“我要告诉你一些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事,关于克利的五十大寿的。”

那是1929年。安妮告诉我,克利“在那个时候”是她的“上帝”;他也是她的离德绍包豪斯不远的林中住宅的隔壁邻居,那一排住宅由五栋华丽的新教师住宅构成。虽然在

她眼中，这位瑞士画家是孤僻而不易接近的——“就像肩负世界之重的圣克里斯托弗（Saint Christopher）”——但她对他极度崇拜。她甚至在为克利的一次作品展深感震撼之余买了他的一幅水彩画作，在那次展览中，克利几乎倾其近期的画作，将它们展示在魏玛（Weimar）包豪斯的走廊上。她对家族的财富通常是避而不谈，那次购买是少有的一次对她家底的大公开。她告诉我，当她的两位舅舅开着希斯巴诺-苏莎（Hispano-Suiza）出现时，她尴尬极了，以至央求他们立即离开。然而，虽然在经济萧条时期她购买作品的的能力显然会把她与其他学生区别开来，但她还是忍不住要得到克利那满是箭头和各种抽象符号的作品。眼下，她的上帝寿诞在即，安妮听说纺织作坊的其他三名学生正从附近的容克斯飞行器厂（Junkers aircraft plant）雇用一架小型飞机，他们将让这个神秘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男人的生日礼物从天空落在他的面前。他们主意已定：他不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接受礼物的方式当然也得与众不同。

[包豪斯团队：六位现代主义大师_下载链接1](#)

书评

[包豪斯团队：六位现代主义大师_下载链接1](#)